

出埃及记：跨文明视觉中的莲印和莲纹封泥

杨 斌

内容提要：本文中的“莲印”和“莲纹封泥”指的是某一类印章和封泥，它们的印面中存在莲花这一植物的全部或部分（花、叶、茎、莲实等）图案。文章先从世界著名博物馆的藏品和最新的考古发现枚举分析古代埃及特别是金龟子莲印及其留下的封泥；而后介绍古埃及的莲文化、信仰，揭示其背后几个基础性的观念，如诞生和复活（resurrection）、生命力（life force）、王权（royalty）等。这些观念是莲印和莲纹封泥在埃及流行以及向外传播的关键。文章指出，埃及莲印莲纹封泥中的三种图文（或三种形式）：莲冠莲座、持莲人、莲上男童，向东传到了亚洲各地。文章随之根据考古发现、博物馆收藏以及相关学者研究，逐一介绍两河流域、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西藏的莲印或莲纹封泥。这些莲印或封泥都体现上述三种形式，反映了背后的共同观念，同时汲取了本地的宗教文化因素，而以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最为卓著。中国明清以来的篆刻文化在全世界最为瞩目，且中国中原地区受佛教文化影响也最为广泛深刻，但明清以来的印章很少出现莲纹，缘何？文章分享了作者关于中国中原地区缺少莲印这一现象的初步思考，并在最后加以概括总结，指出：莲印和莲纹封泥作为跨文明文化传播的案例，凸显了人类文化交流中“全球现象”和“地方特色”的双重性。

关键词：莲 莲印 莲纹封泥 埃及 两河流域 印度 东南亚 中国西藏 中国中原地区 佛教 文化传播 跨文明 地方表述

序

本文提及的“莲印”及“莲纹封泥”，指的是带有莲（整体或部分如花、叶、茎或蕾）图案的印章与封泥。本文首先通过讨论近期的埃及考古发现和几所大型博物馆的部分馆藏来检视古埃及的莲印与莲纹封泥，随后介绍莲花在古埃及文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文章考察比较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西藏的莲印与封泥，从而揭示莲印与莲纹封泥从埃及向外的文化传播和变迁。因为婆罗门教与佛教采用莲花意象，印度作为中继站的地位尤其重要。亚洲的莲印与莲纹封泥，特别在印度与西藏，大部分是佛教崛起与传播的结果。在欧亚非大陆各地发现的印章与封泥上，莲花意象具有某些共同主题、图案与概念。不过，莲花符号的跨地域扩散必须从一些地方性场景中去理解。特别引人注目和迷惑的是，明清时期中国正处在篆刻文化的高峰期，但却鲜见莲印和莲纹封泥。作者也将这一现象置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加以考察和理解。因此，莲印与莲纹封泥不仅象征着全球的文化扩散和交流，同时也体现了地方性的理解和实践，显示了人类跨地区、跨文

明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复杂性。正是这种全球共享下的地区旨趣使得人类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引人入胜。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埃及是莲印与莲纹封泥的发源地。莲花在古埃及的文化、宗教与社会中拥有极其突出的重要地位。孙慰祖先生曾经比较了封泥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波斯湾地区与中国的功能。^[1]他指出，虽然封泥的用途充满了地域色彩，但它们的主要功能基本一致。封泥被用来封印材料、货物与文件；用来标志所有权；用来阻止可能发生的错用、滥用、偷盗或私吞；也被用来保护秘密文件。它们，如同印章一样，是政治与经济权力的符号，因此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本文撇开莲印和莲纹封泥的功能问题不论，转而审视各种形式的莲花意象在印章与封泥中从埃及到亚洲各地的流播与变迁。

一、埃及：印章与封泥中的莲纹

圣甲虫印（即金龟子印）在早期埃及是流行的护身符与图像。^[2]它们的大量发现、其铭文以及类型，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提供了无价的原始资料。与此同时，这些圣甲虫印章也是古埃及出色的艺术成就。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某些圣甲虫印上，莲花符号相当常见并且长期持续出现。以下分别介绍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博物馆所收藏，以及近期从埃及发掘的莲印与莲纹封泥。

（一）圣甲虫印中的莲纹

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博物馆拥有10余枚刻有莲花或莲株的圣甲虫印。其中6枚圣甲虫印含有一个带翅的圆盘与莲花。它们由彩陶或皂石制成，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39—前1292年期间（古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图1）。^[3]这些印章尺寸相似，长不超过1.6厘米，宽约1.1厘米，高不超1厘米。细看其中一枚，可以发现一朵刻画生动的莲花图案（图2）。^[4]

该馆还藏有1枚刻有莲纹的玻璃制圣甲虫印，年代约在公元前1630—前1539年，大小为0.8厘米×1.2厘米×1.8厘米（图3）。^[5]其他3枚尺寸相似的玻璃圣甲虫印也同样刻有莲纹图案。^[6]可惜的是，它们的纹样严重磨蚀，难以清楚观察。

在某些情况下，莲花会被刻在圣甲虫印的背面。例如，在Timins上尉收集的500枚圣甲虫印章

[1] 孙慰祖：《封泥的发现与使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2] 关于古埃及的金龟子印，参见拙作《金龟子印中的古埃及》，西泠印社2016年“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二等奖，西泠印社编：《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第76—94页。

[3] CUR.05.354_erg2.jpg. Brooklyn Museum photograph, 11/26/2007. Brooklyn Museum, New York, USA. <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opencollection/objects/8620>.

[4] CUR.05.354_erg2.jpg. Brooklyn Museum photograph, 11/26/2007.

[5] CUR.05.354_erg2.jpg. Brooklyn Museum photograph, 11/26/2007. <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opencollection/objects/3216>.

[6] CUR.37.508E_NegID_14.617GRPA_print_cropped_bw.jpg., 2016. <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opencollection/objects/117152>.



图1



图2



图3

中，其中一枚背面“由浮雕的斯芬克斯装饰，其背部长有一朵莲花以及一朵纸莎草花”^[1]。

（二）封泥中的莲纹

加拿大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有17枚与莲花有关的封泥。这些封泥被印于未经烧制的黏土上，其风格几乎完全一致。印面为一戴王冠的男性半身像，王冠中有一朵莲花（有时为莲瓣装饰王冠）。这组封泥都发掘于埃及古城埃德富（Edfu），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它们形制小巧，宽仅超0.3厘米，长不超2厘米（图4—6）。图4是一枚由未经烧制的黏土制成的封泥，年代约为公元前305—前30年，长宽均为1.5厘米。^[2]图5的封泥材质相同，年代约为公元前182—前88年，尺寸为1.6厘米×1.5厘米。^[3]图6的封泥材质相同，刻有一戴着莲花王冠的男性胸像，年代约为公元前182—前88年，尺寸为1.8厘米×1.7厘米。^[4]

[1] Percy E. Newberry, “Introductory Note”, *Ancient Egyptian Scarabs and Cylinder Seals*, Routledge, 2005, 9.

[2] <http://collections.rom.on.ca/objects/317495/seal-impression-of-male-bust-wearing-radiate-diadem-with-lotus?ctx=c9a7ce7d-cf97-471b-abba-c1502123941d&idx=0>.

[3] <http://collections.rom.on.ca/objects/397523/seal-impression-with-male-bust-wearing-diadem-with-lotus?ctx=57143168-3576-4192-9a73-20e521a1bf3d&idx=14>.

[4] <http://collections.rom.on.ca/objects/345663/seal-impression-of-male-bust-wearing-diadem-with-lotus?ctx=e9c65801-63a5-47a4-95f1-b61c434eaf29&idx=5>.



图4



图5



图6-1

这组封泥的一些特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它们尺寸小巧，事实上，和圣甲虫或金龟子的实际大小差不多。由于形状椭圆，因而它们多半采取了圣甲虫印的形状。可见这些黏土封泥展示了埃及强大的早期传统，它们的功能与圣甲虫印无甚差别，只不过它们的用途应当更加广泛。其次，戴莲花王冠的男性半身像是封泥的一个普遍主题，此图案应当被理解为权力与王室的象征。在馆藏的同一组封泥中，有些带有一男性或女性的半身像，并附有国王或女王的名字，比如托勒密二世“与姐姐恋爱者”^[1]、托勒密四世“为其父所爱者”^[2]、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托勒密十二世等等。众所周知，印章与封泥的一大功能便是展示君主的权力与所有权。因此，在这种语境下，莲花便成为王室的象征。而莲花与王冠的联系揭示了古埃及的政教结盟，也即世俗权力（王权）与宗教权力（神权）的结合。最后，这批黏土印章均发掘于埃德富，一座重要的古埃及城镇。近期那里的一项考古项目得到了关于莲印与莲纹封泥更多的发现。

（三）埃德富出土的莲纹封泥

埃德富（旧称Behdet）是一座埃及城市，位于尼罗河西岸，在伊斯纳与阿斯旺之间（图7）。埃德富的古代定居点遗址位于托勒密神庙以西约50米处——在更古老的那座神庙立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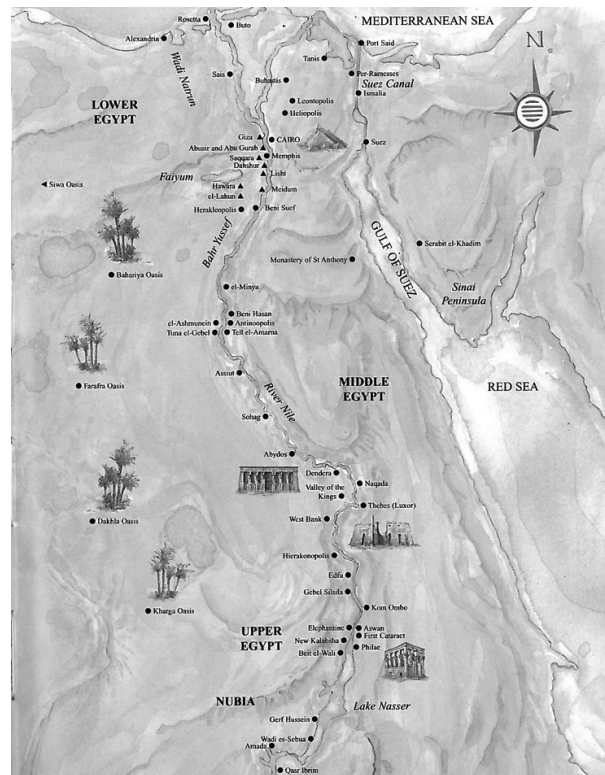


图6-2 埃德富位于埃及

[1] 即 Ptolemy II Philadelphus（前308年—前246年）。此外号得之与他和姐姐阿西诺亚二世结婚（兄弟姐妹婚姻是古埃及的传统）。

[2] 即 Ptolemy IV Philopator（前221年—前204年在位）。

左方。尽管遗址有相当部分因为各种原因受到了损坏，但它仍保存了早至前王国时期的丰富信息。埃德富遗址事实上比那座著名的托勒密神庙更具有历史与考古价值。这个城镇似乎在第一中间期向西大举扩张并开始繁盛。当北埃及尤其三角洲地区处于衰退时，埃德富是南埃及少数几所繁盛的城市。（附表）

附表 古埃及王朝

古埃及	
早王国时期	公元前3150—前2686年
古王国	公元前2686—前2181年
第一中间期	公元前2181—前2055年
中王国	公元前2055—前1650年
第二中间期	公元前1650—前1550年
新王国	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三中间期	公元前1069—前744年
库施埃及	公元前744—前656年
埃及第二十六王朝	公元前664—前525年

从2001年来，由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Nadine Moeller 指导的埃德富遗址项目对埃德富进行了探索。正在进行的挖掘为中王国末期与早期第二中间期之间过渡期（约公元前1770—前1650年）的城镇管理提供了新证据。埃德富古城在那段时间承担了上埃及第二省首府的功能，并在该区域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在埃德富，一项最有意义的重大发现便是数量庞大的黏土封泥。^[2]

在埃德富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超过1400个与这个中王国晚期管理建筑群有关的黏土封泥，其中许多与莲花有关。^[3]此处的莲纹封泥可以划分为两个主题。第一个在大量封泥上发现的图案，由呈对称、镜像排列的“nefer”字母成对排列于ankh（一个顶端带环十字架^[4]）。一枚中王国晚期最常见的印章，圣甲虫印上也有类似图案^[5]。nefer符号表示“美”或“完美”，后面会讲到，nefer与莲花意象有着本质关联。

第二种最常发现的封泥图案与莲花直接有关，即手持一朵硕大莲花的直立男子（持莲男子）。^[6]这在埃德富遗址的管理大厦建筑群中发现的封泥上最常见，共发现123枚带有该图案的封泥（图8）。^[7]这类图案描绘的男子或女子手持莲花，似乎在吸入花朵的香气。根据埃及宗教信仰，闻嗅莲花能够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这个莲花图案（持莲男子）后来在亚洲也有发现，不过主要是佛教

[1] Nadine Moeller, “Unsealing Tell Edfu: Who Was a Local Official and Who Was Not?”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75, no. 2 (June 2012): 116—125.

[2] <http://treasuresofegypttours.com/egyptian-history/map-of-egypt/>.

[3] Moeller, “Unsealing Tell Edfu,” 118.

[4] ankh, 古埃及神秘符号之一，呈上部为圆环的十字架形，象征着生命永恒。

[5] Moeller, 118.

[6] Moeller, 121.

[7] Moeller, 121.

的深刻影响。^[1]

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埃及考古学分部主任Daphna Ben-Tor对埃及中王国晚期圣甲虫印的设计与特点有出色的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第一中间期、中王国早期以及晚期系列的花朵图案多数由纸草构成，少数由莲花作为补充。^[2]在这些封泥中，几乎所有主要图案和模式都展示了莲花在古埃及的角色。一个包括中央垂直几何图形的式样，两个末端通常都是花卉图案——莲花或纸草芽。^[3]在中王国晚期，由花瓣构成的花环状交叉图案构成了最常见的十字花纹形式，辅之以各种莲花图案设计。^[4]在对人类和神话人物的研究中，学者一个相当流行的模式就是：某人（或者神）要么在闻嗅一朵莲花，要么手持一朵莲花。^[5]这种图案不仅发现于墓葬中，也在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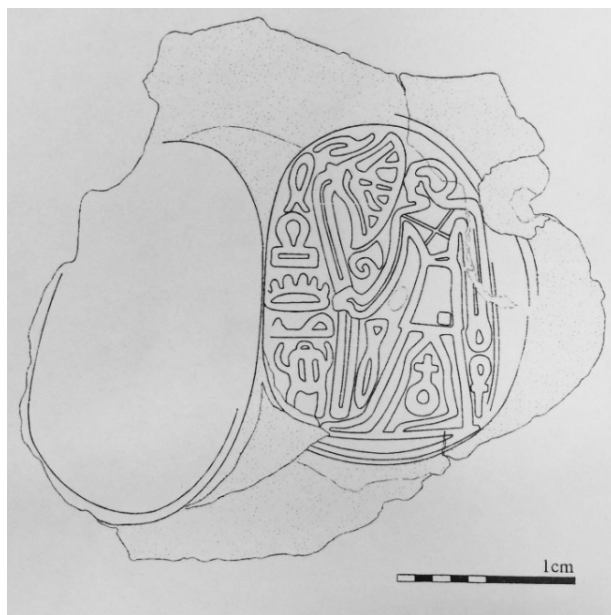


图8

时期的印章与封泥中大量发现。以其中一件封泥为例，它描绘一个人手持一朵硕大的莲花并依立于旁。^[6]读者切莫忘记，持莲男子也是埃德富封泥中最流行的主题。在圣甲虫私人姓名印上也有莲花图案。一枚带有一名公主姓名的圣甲虫印上，展示着“一对四只圆形卷轴构成的边框，以及一段带莲花的居中垂直条形”^[7]。但出于未知的原因，莲花图案在第二中间期极其稀少，仅有个例出现。

总之，在埃及莲印与莲纹封泥中的莲花图案有三个主要模式：持莲男子、莲上儿童及与第二样式有关的莲座、莲台或王座。第一个样式主要与复活和治愈的概念有关，第二个与出生与重生有关，而第三个则象征王权和王室。人们也许想知道，莲花何以在埃及印章与封泥中如此流行？这便必须从古埃及文明中莲花符号的更广大的语境中去理解。

二、埃及的莲：形象与象征

埃及本地出产两个莲花物种，白莲（*Nymphaea lotus*）与蓝莲（*Nymphaea caerulea*）。第三种粉莲（*Nelumbo nucifera*）为较晚时期从波斯进口，本文不予讨论。白莲与蓝莲被古埃及人统称为

[1] Moeller, 122.

[2] Daphna Ben-Tor, *Scarabs, Chronology, and Interconnec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in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Fribourg & Göttingen: Academic Press & Vandenhoeck Ruprecht, 2007, 10.

[3] Ben-Tor, *Scarabs, Chronology, and Interconnections*, 12.

[4] Ben-Tor, 23.

[5] Ben-Tor, 34.

[6] Ben-Tor, 35.

[7] Ben-Tor, 40.

“莲”，但事实上它们并非莲，而是属于睡莲科。神圣的蓝莲花在较早期的埃及最常使用。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中，代表莲花的词是seshen。

白莲花在夜晚开放，因此被与月亮联系起来。而蓝莲花在夜晚闭合并潜入水面以下，早晨却从水底升起向着太阳盛开，很自然地，蓝莲花被理解为太阳的符号，并被与创世以及生命的延续相关联。在赫尔墨斯城（Hermopolis），一座位于上下埃及界线附近的古典时期主要城市，有人认为一朵巨大的莲花是生命形式从努恩河（Nun）中诞生的原初表达。^[1]正是从这朵莲花中，太阳神“拉”诞生了。



图9

莲在古埃及人的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神——涅斐尔图姆（Nefertum）（特别与蓝莲有关）。他的名字被翻译成“完美性”“美丽的生物”“小泰姆（Tem）”，或“美丽的开端”，表明他是泰姆（Tem）或阿图姆（Atum）的首次化身。^[2]涅斐尔图姆一般被展示为一朵盛开的莲花形成的王冠，或一名蹲踞于莲花上的幼儿（后者在亚洲相当流行）。莲曾经是上（南）埃及的象征，它经常被展示为其长茎与纸草[下（北）埃及的象征]的茎互相缠绕。这代表了两地的统一，且为负责维护两地统一的在位法老的力量、智慧以及能力提供证明。因此，涅斐尔图姆，治愈之神，也被冠有“两地保护者”的头衔。“两地”指上下埃及，这个头衔象征着上下埃及的团结以及君权和神权的合一。

古埃及人生活在尼罗河两岸一条狭窄的沃土上。任何可以在某种形式上作为食物的植物，包括莲，都上了埃及人的餐桌。莲被用来制作包括酒类的饮品、面包、香水以及药品，也被直接食用。它还被用在计数系统中。1000用一株莲花的图像表示，2000则用两株从树丛中长出的莲花来表示。

作为诞生与重生的象征，莲与丧葬意象和奥赛里斯崇拜（Osirian Cults）有着密切关联。^[3]荷鲁斯的四个儿子经常被描绘为站在奥赛里斯面前的一朵莲花上^[4]，如图9^[5]。古埃及的《亡灵书》记载了“将自己转变为一朵莲花”，以实现复活的咒语。这种重生

[1] “努恩”（Nun）或“努”（Nu）是最古老的古埃及神祇，太阳神“拉”（Ra）的父亲。“努恩”的名字意为“原初之水”。

[2] 阿图姆（Atum）被认为是古埃及的第一个神，他坐在一个土丘上（或与土丘一体），从原初之水（Nun）中创造了他自己。

[3] 奥塞里斯（Osiris）是埃及关于往生、地下世界与死者的神。

[4] 荷鲁斯（Horus）是古埃及最重要的一位神祇。他掌管诸多职能，主要是王权与天空之神。

[5] [http://nile-flood.tumblr.com/post/108032319922/%E6%80%9D%E3%82%8F%E3%81%9A%E4%BA%8C%E5%BA%A6%E8%A6%8B%E3%81%97%E3%81%9F%E7%A5%9E%E6%A7%98%E9%81%94%E3%81%AE%E7%AB%8B%E3%81%A1%E4%BD%8D%E7%BD%AE-akalle-the-four-sons-of-horus. The House of Eternity of the Royal Prince KhaemUaset, son of King Ramses III, QV44, West Uaset \(Thebes\).](http://nile-flood.tumblr.com/post/108032319922/%E6%80%9D%E3%82%8F%E3%81%9A%E4%BA%8C%E5%BA%A6%E8%A6%8B%E3%81%97%E3%81%9F%E7%A5%9E%E6%A7%98%E9%81%94%E3%81%AE%E7%AB%8B%E3%81%A1%E4%BD%8D%E7%BD%AE-akalle-the-four-sons-of-horus. The House of Eternity of the Royal Prince KhaemUaset, son of King Ramses III, QV44, West Uaset (Thebes).)

的概念后来也传入东亚，重生可以通过莲花达成（如哪吒）。这就是为什么莲花被用作死者佩戴的花卉项圈的一部分，因为人们相信闻嗅莲花可以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帮助死人复活。丹达腊（Denderah）古墓文献中写道：“太阳，源自初始，如鹰一般从莲蕾中升起。当莲叶之门在蓝宝石般的光芒中开启时，它就分开了日与夜。”关于荷鲁斯，我们也了解到：“他睁开眼睛照亮世界。诸神自他眼中、人类由他口中，万物都通过他（出现），当他从莲花中光辉地升起的时候。”^[1]

20世纪初埃及图坦卡蒙墓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莲的重要性。蓝莲被发现散置于图坦卡蒙的尸体上，与墓中其他形式的莲花一起引人注目。其中之一是一尊作为孩童（或神祇）从莲花中出现的图坦卡蒙（约前1332—前1323）头像（图10），这尊雕像是独立的。^[2]墓葬中另一件与莲有关的引人瞩目的物品是一盏三联灯（图11），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杰作。^[3]

总而言之，在古埃及，莲同水与火元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因此而成为生命之源。这种植物从水中生发，但它的花每天在日出时开放。古埃及人知道这点，并在日常生活中始终赞美着莲花所代表的纯洁、治愈以及重生。

三、两河流域的莲上男童

莲花符号从埃及扩散到近东、地中海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学者们早已注意到了亚洲的莲花同埃及的关联。早在20世纪50年代，威廉·E.沃德便指出，莲花作为太阳、生命、永生与复活的符号多半起源于古埃及。^[4]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莲纹印章与封泥说明了这种文化扩散和联系。

在牛津的Ashmolean博物馆藏有一枚铁制印章，印章刻有“一头奔跑的羚羊转头回顾追逐者，其前方有一莲花形物体，下方有一根枝条”。^[5]学者指出，这个图案表明，源自埃及的莲花，已经“同其他众多被西亚艺术汲取的埃及宗教符号一样，其内涵有所改变”。^[6]

在伊拉克，莲花偶见于古代印章与封泥中。在尼姆鲁德（Nimrud）发现的椭圆印记（年代大约在公元前第七世纪末前），描绘了一名裸体儿童蹲坐在一朵莲花上，或从莲花中雀跃而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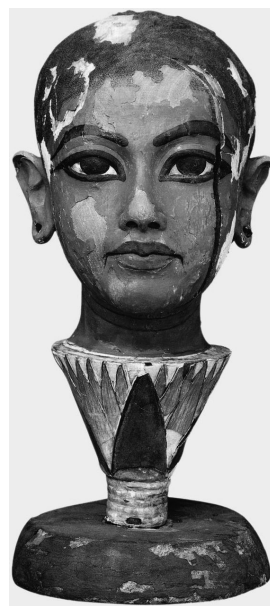


图10



图11

[1] 引自William E. Ward, “The Lotus Symbol: Its Meaning in Buddhist Art and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1, no. 2, Special Issue on Oriental Art and Aesthetics (Dec. 1952), 135.

[2] <https://in.pinterest.com/pin/209910032605154532/>.

[3] <http://www.geocities.ws/Athens/Aegean/2507/egmuseum/tut5.jpg>.

[4] William E. Ward, “The Lotus Symbol,” 135.

[5] Raphael Giveon, *The Impact of Egypt on Canaan: Iconographical and Related Studies*. Freiburg, Switzerland & Göttingen, Germany: Universitätsverlag & Vandenhoeck Ruprecht, 1978, 92.

[6] Giveon, *The Impact of Egypt on Canaan*, 33.



图12

12)。^[1]芭芭拉·帕克指出，这“最有可能来源于在叙利亚象牙制品中常见的荷鲁斯诞生的意象”。^[2]这个图案似乎与在尼尼微（Nineveh）发现的一块泥板文书上的莲上男童相同。但在尼尼微发现的版本是“被一个典型亚述人崇拜的”，说明“婴儿荷鲁斯已被纳入刻印者的知识范畴，这无疑受到了叙利亚元素的影响”。^[3]这些叙利亚元素，毫无疑问，其源泉来自埃及。前述莲上荷鲁斯四子以及莲上的幼年图坦卡蒙，就是两个原型，它们从形式到内涵都被各地的后来者模仿。因此，莲上男童反映了莲文化在宗教领域的影响，源自埃及，通过叙利亚，然后到达伊拉克。

四、印度的莲纹封泥

带有埃及特点的莲花，在印度显而易见地进入了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直至今天。莲被婆罗门教的众多神祇收纳，并通过婆罗门教进入了耆那教和佛教。正如在古埃及一样，莲在印度成为太阳的符号，代表印度教万神殿的太阳神苏利耶（Surya）。苏利耶是梵语的“太阳”，被称作“莲之主、

父、王”，而毗湿奴（Vishnu）则是太阳的人格化身；或者反过来说，太阳是毗湿奴的化身。^[4]

莲花通过与梵天（Brahmā）的联系，在印度文化和生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梵天之莲被称作“世界的最高形式和内容”。^[5]莲花代表了从水中创世的观念（此前已提及在埃及与荷鲁斯相关），在婆罗门教与佛教神话中再次出现。在宇宙将要从最初的宇宙水体中被创造时，一朵莲花从盘坐在大蟒阿难陀（Ananta）上的毗湿奴的肚脐中伸出；莲花盛开便生下了创造者梵天（Brahma）；梵天随即从混沌中创造了一个有序的宇宙^[6]。除了所提及的神祇名字之外，这个印度的宇宙起源神话与埃及几乎相同。

在梵语中，agni指火，也是印度教吠陀火神的名字（阿耆尼）。Agni代表重生之火以及隐藏在植物的能量汁液中的火，这种概念也同样带有强烈的埃及影响。阿耆尼作为梨俱吠陀中的三大神之一，同时也被波斯人崇拜直至琐罗亚斯德（拜火教）的时代，这指明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埃及与

[1] Giveon, 33. For Egyptian influences at Nineveh, an ancient Assyrian city of Upper Mesopotamia, especially the lotus symbol, see Leonard W. King, “Some New Examples of Egyptian Influence at Ni-neveh (Continued),”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 no. 4 (Oct. 1914), 237—240. Nimrud 是亚述王朝最重要的军事和商贸重镇。

[2] Barbara Parker, “Seals and Seal Impressions from the Nimrud Excavations, 1955—58,” *Iraq* 24, No. 1 (Spring, 1962), 39.

[3] Parker, “Seals and Seal Impressions,” 39. Nineveh 是继 Nimrud 后亚述王朝最重要的重镇，公元前11世纪以后为其首都。

[4] Ward, “The Lotus Symbol,” 136.

[5] Ward, 136.

[6] Ward, 136—137.

印度文化传播之间的中间地带的角色。阿耆尼因其作为火的化身，而成为古吠陀崇拜的中心。

作为太阳与从水中创世的象征，莲花在印度和阿耆尼紧密联系，阿耆尼自身或从水中出生，或在水上休息时直接从大地出生。^[1]在印度教神话中，阿耆尼生于梵天创造的一朵莲花，显示了莲花与阿耆尼之间直接且本质的连接。前佛教时代的莲花符号则逐渐被早期的佛教徒采用。在佛教中，莲花变成了生命之花，它是“纯洁”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也代表着从水中的创世（或者诞生/生命）。^[2]以下本节讨论的是印章与封泥中与莲花有关的三大主题（大约跟其他艺术形式的莲花符号类似）：莲座上的佛陀、佛陀诞生以及持莲男子。

莲座上的佛陀形象始见于偶像崇拜出现的早期，即公元2世纪以后，最早出现于阿玛拉瓦蒂（Amaravati）和犍陀罗（Gandara）。在前佛陀时代，位于中亚和北印度的贵霜帝国，树木、车轮、日轮以及莲花都出现在钱币上。统治者的坐像早在公元前一百年就开始在钱币上出现，而第一或第二世纪的钱币上则出现了用莲上佛陀替换男子（国王）形象的趋势。^[3]事实上，莲花在早期佛教艺术中无处不在，或作为装饰，或在崇拜场景中作为祭品，或被放置在祭坛式的佛座上。^[4]常见的坐在莲花宝座上的佛陀，或者佛陀登基于莲座，这类图案都展示了莲花与王权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同样表现了埃及的影响。

菩萨诞生的图案（吉祥天灌顶，Laksmi-abhiseka）与同一种非常古老的生殖崇拜相关，在其中莲花是作为世界的象征。^[5]因此，莲花在随之而来的重要场景“佛陀的诞生”中，一跃而进入纯粹象征性典故的领域，这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在许多印章与封泥上，这一事件经常被描绘为一个站立或端坐的女性（通常认为是吉祥天女，Lakshmi或Laksmi），被两头象按照灌顶仪式（abhiseka rite，一种洗礼、启蒙和仪式性的沐浴）浇沃。所刻画的女性身旁则有一或两头象，代表了释迦牟尼（Gautama Buddha）的诞生。这种表现形式常辅以一个盛水器和莲花，或仅限于一株容器中的莲花。需要澄清的是，这类图案是否确切就代表菩萨诞生尚存争议，但印度代表生育和好运的古代符号——女性神祇、母神、象、莲花、容器、圣水——很有可能代表一种神圣的诞生仪式。^[6]

手持莲花在印度也是一种常见的图案（持莲者、观世音，padmahasta, padmapāni），并且是印度女神的一种典型仪态；也被多罗菩萨，大乘佛教最伟大的施救者，取用为其标志。在印度，持莲者可以是湿婆、因陀罗、毗湿奴，或吉祥天（财富和生育女神）。在毗湿奴的手中，莲花代表水；在吉祥天手中，代表财富；在雪山神女手中，代表冷漠；在因陀罗手中，则代表繁荣。^[7]在早

[1] Ward, 138.

[2] Ward, 137—138.

[3] Dietrich Seckel and Andreas Leisinger, “Before and Beyond the Image: Aniconic Symbolism in Buddhist Art,” *ArtibusAsiae, Supplementum* 45, (2004): 3—107.

[4] Seckel and Leisinger, “Before and Beyond the Image,” 18.

[5] Seckel and Leisinger, 41.灌顶（abhiseka），其原来的意思是以四大海之水，灌在头顶上表示祝福之意。原为古印度国王册立太子的仪式；吉祥天女（Laksmi）的形象通常是一位有四只手臂（有时两只），两手持红色莲花（象征吉祥）的美丽女郎。她两手抛洒金钱（象征财富），身边有数头白象（通常为一对），又被称为功德天女、财宝天女、宝藏天女等，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幸福与财富女神。传统上被认为是毗湿奴的妻子，又称大吉祥天、吉祥莲华天女、莲华眼天女，甚至直接称为莲花（Padmā）。

[6] Seckel and Leisinger, 17—18.

[7] Pratapaditya Pal, *Indian Sculpture: Circa 500 B.C. - A.D. 700*, Vol. 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41.

期的佛教文献中，莲花被用作本质的一种隐喻，从而作为信仰本身的象征，而在后来的文献中，则作为其他象征的支撑，如“霹雳”或“经书”。

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藏有76件与莲花有关的封泥（包括一些还愿写字泥板）。作者通过谷歌搜索得以一一欣赏研究。^[1]带象吉祥天这一图案，有着财富与生育的隐喻，在这组封泥中占了多数。76件封泥中有43件是描绘这个吉祥天场景的。

吉祥天（或Laxmi）是印度教的财富、幸运和繁荣女神。她是毗湿奴的妻子和shakti（能量），毗湿奴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也是毗湿奴派传统中至高无上的存在。吉祥天在耆那教中也是一位重要神祇，在佛教中则是丰收和幸运女神。佛教最古老的一些佛塔和洞穴神庙中就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吉祥天经常被描绘为坐在一朵莲花上，两侧各有一头象（gaja）；或者她典型地如瑜伽修行者一般站或坐在莲花瓣上，手持一朵莲花，象征着好运、自知和精神自由。带象吉祥天（Gajalakshmi）是这个印度教女神最重要的呈现形式。现存最早的吉祥天形象，见于憍赏弥国（Kausambi）发现的第三世纪钱币。

图13是一枚圆形封泥（直径4.8—4.9厘米），原发现于比哈尔邦。^[2]它描绘了一名双手持从她脚边长出的莲茎的带象吉祥天，两头象用它们的鼻子向女神头部两侧浇水。封泥底部有一些几乎无法辨认的铭文。斯里或斯里吉祥天（“毗湿奴钟爱的配偶”）十分重要，因为她是“莲花女神”，且在文献中与莲花有各种方式的联系。她被称为“莲花所生”“立于莲上”“莲色的”“莲眼的”等等。除了同王后及众多妃嫔结婚，印度国王也同斯里吉祥天结婚，因为她是王室财富的守护人和幸运的化身。^[3]

图14中的图案，如此前讨论，代表着佛陀的诞生。图15是在北方邦Bhita所发现的椭圆封泥（5.5厘米×4.7厘米），带有带象吉祥天的图案。^[4]吉祥天站立在顶部，其两侧各有一朵莲花，正领受大象的涂油礼；底侧刻有两行铭文。

图15较大，直径9.5厘米。这是一枚管理用的封泥，原发现于那烂陀，大约属于笈多时期。它展示了作为女性神祇的带象吉祥天立像，手握莲茎，受两位象头神（Ganesh）行涂油礼。神祇两侧放有水罐（kalasa），底侧刻有“nagarabuktau kumaramatyadhi karanasya”的铭文。^[5]

另一枚圆形封泥（图16），直径6.1—6.2厘米且轻微漫漶，原发现于比哈尔邦。它描绘以一种传统姿态站立的带象吉祥天，左手持一朵莲花；两名侍者站立两侧，倒持水罐，两只象站在两侧并用它们的鼻子对女神头部喷水。底部刻有一些铭文。^[6]

[1]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search/im_kol/collection/object_type/seals%20and%20sealings/lotus/0/1/10?museumId=im_kol.

[2]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6152-A18561-19873.

[3] William E. Ward, “The Lotus Symbol,” 138.

[4] National Portal & Digital Repository, Museums of India.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N-S-1475-A11246-23344.

[5] National Portal & Digital Repository, Museums of India.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9476-A11552-25813.

[6] National Portal & Digital Repository, Museums of India.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A11310-6153-20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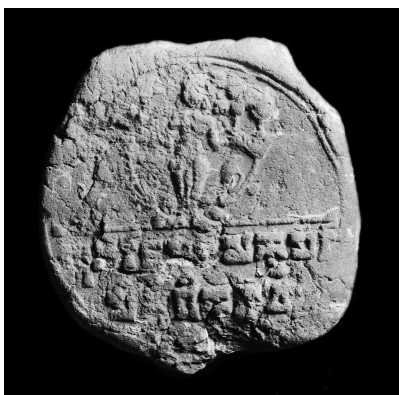


图13



图14



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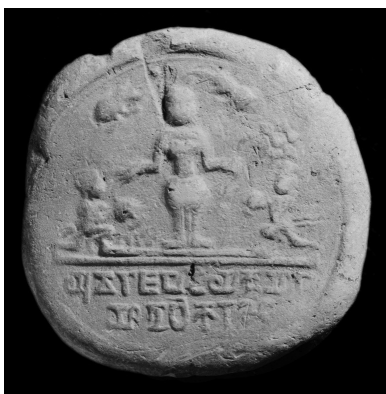


图16



图17



图18

许多封泥有相同的图案式样，仅细节稍有不同（图17—18）。^[1]这是该组莲纹封泥中最流行的图案，而且肯定与佛教特别是佛陀的诞生有关。

图19发现于北迪奈（Dinai）比哈尔邦的Basarh，本为圆形，现存尺寸为4.3厘米×3.3厘米。它显示了一位带象吉祥天，左手持一根莲茎，右手从一个陶水罐中倒出财富。^[2]

图20呈圆形，雕琢精细，钤印完好。其印痕是一枚法轮（dharmachakra），两侧各有一只鹿。尽管法轮是印度宗教如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八宝法物（Ashtamangala）^[3]之一，这件封泥应该是一枚典型的Pala帝国封泥。Pala是第8到12世纪印度东北的强大王国，在那里佛教得以繁荣发展。在笈多铭文的下方是一个装饰性的莲花和枝叶设计。毫无疑问，这枚封泥为一座佛寺所使用，因为鹿、莲花和法轮都是佛陀的象征。^[4]

在该组76枚封泥中，某些还愿泥板共享了另一个重要主题：一位坐在一朵莲花上的八臂女神

[1] National Portal & Digital Repository, Museums of India.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6169-A18637-19851;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6153-A18717-19866.

[2] National Portal & Digital Repository, Museums of India.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A18715-6153-19865.

[3] Ashtamangala是一套由八种吉祥符号组成的神圣标志，流行于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等印度宗教。

[4] National Portal & Digital Repository, Museums of India.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S-9-R-15-25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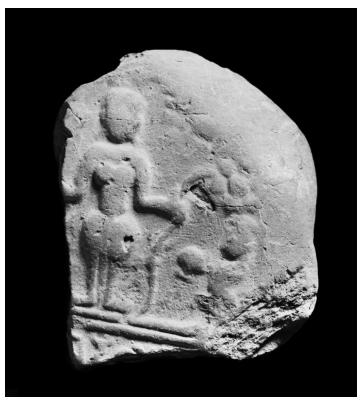


图19



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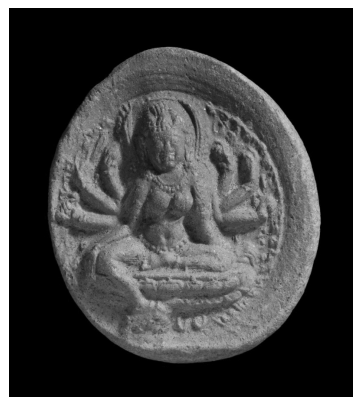


图21



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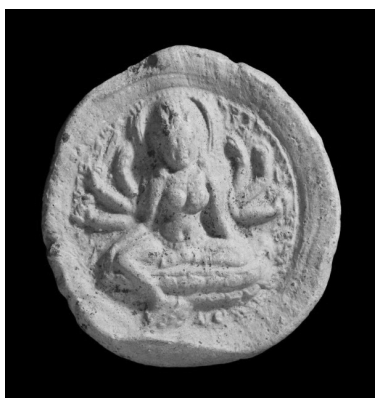


图23



图24

(无论是否佛教神祇)。莲花神，“爱莲者”，一般站或坐在一朵莲花上。图21是一枚椭圆形封泥，来自中世纪早期孟加拉国的帕哈普尔。^[1]其大小为5.0厘米×4.4厘米，描绘了一名八臂女神自如地坐在一朵莲花上，右手持剑，女神头戴王冠并有背光。这枚封泥带有明显的佛教元素。

总计有9枚图案风格类似的还愿泥板，而那名八臂女神可能是度母（Tara），又称提毗（Devi，女神之意）（图22—24）。^[2]

总之，在早期及中世纪的印度，莲花经常是许多神祇的座台，无论婆罗门教、耆那教或佛教。到了中世纪，佛教是莲座与宝座最大的采用者，从而为莲座（莲台）上的佛陀这一图案传播至东亚奠定了基础。

五、东南亚的莲印

在东南亚地区，戒指图案因其混合多种文化特性而著称。主要在爪哇，同时在苏门答腊的

[1] National Portal & Digital Repository, Museums of India.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P-S-63-SL-40-D-D-3-29453.

[2] National Portal & Digital Repository, Museums of India.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P-S-172-SL-46-D-D-9-29457;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P-S-65-SI41-26935; http://www.museumsofindia.gov.in/repository/record/im_kol-P-S-174-SI-48-D-D-11-29454.

Barus和文莱的Limbang发现了大量刻有图案或铭文的金戒指。许多金戒指上的浮雕图案与gri这个词有关，它也是爪哇幸运、繁荣、稻米和生育女神的名字。其中的某些主要寓意，如好运、繁荣和生殖能力，与埃及和亚洲其他地区莲花的寓意相同，因此莲花在东南亚作为gri的主要表达形式之一并不令人惊讶。

在其原始形态中，gri图案由三个古爪哇文字母拼成。这个主题风格化的变体很快通过字母的夸张和对称化设计发生演化，直到这个词本身不再能够辨认，而演化为抽象的，描绘鱼、水壶、莲花、螺壳和摩羯鱼（makara，一种神话海洋生物）的设计。^[1]在印度，水壶或陶罐经常被发现于吉祥天封泥上，并被理解为财富、好运和生殖力。鱼、螺壳、摩羯鱼以及莲花来源于印度，属于印度教与佛教的八宝。

莲实、莲花和莲的轮廓也常常被马来印章所采用。一枚来自马来地区西部苏门答腊的马来印章，呈美丽的带花瓣的圆环形，无疑令人忆起莲花盛开的美景。^[2]另一枚来自文莱、约公元1900年的印章，刻有带卷叶的莲瓣和莲叶一同包裹着的莲蕾。^[3]有两枚18世纪的印章也采取了这种侧面展示莲蕾的图案。^[4]

六、中国为什么缺少莲印？

虽然佛教自公元2世纪起就在中国中原地区散播、繁盛并中国化，但极少有与莲花相关的印章和封泥被发现，尽管莲花在中国文化的其他领域非常流行，如文学、建筑、服饰、绘画、瓷器等。考虑到印章与篆刻文化在明清时代文化精英中的显赫而巨大的影响甚至存留至今，这种稀有性就显得尤为奇特。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采用或发展出自己的莲纹印章、封泥？

笔者浅见如下。首先，从商代晚期（公元前12世纪）开始，印章与封泥（官印或私印）就大量出现，其材质、外形、图案、文字、雕刻等各个方面都充满着中国文化特色。部落、宗族、君王、官僚、平民和军职的名称与头衔，动物、鸟类、花卉与传奇生物的图像都被雕刻或模铸在印章上。在西汉灭亡之前，或大约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印章或封泥的传统已经形成。而在这个传统中，莲花并没有出现。其原因在于莲花在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信仰中微不足道。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303件肖形印，少数年代在春秋时期（前770—前476）之前，但主要来自汉代（前206—220）。令人诧异的是，303件肖形印没有一件与莲花有关。^[5]作为清朝的宫廷收藏，这个收藏或许有其特别的旨趣，因而无法代表早期中国的所有肖形印。无论如何，没有一件印章与莲花有关的事实还是让人吃惊。这可能说明在汉末之前莲花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重要。

南阳（汉朝的一个重要中心）出土的汉代墓碑图案和近期在汝南郡（汉朝中心之一）发现的

[1] Annabel Teh Gallop, "Malay Seal Inscriptions: A Study in Islamic Epigraphy from Southeast Asia," vol III,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2, 33, vol. II, chapter 2.

[2] Gallop, "Malay Seal Inscriptions," 255.

[3] Gallop, 14.

[4] Gallop, 119, 121.

[5] 故宫博物院肖形印编辑室：《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秦汉黏土封泥中也同样发现了莲花的缺席。^[1]这或许仍然可以解释为样本太少无法代表整体。这种解释的确有其道理，已有学者指出这些藏品不能代表中国肖形印的演化，而仅代表当时的世俗的特征，为了得到答案我们需要对类似图案进行更全面和缜密的搜集与研究。^[2]可是，龙、凤等虚构生物与虎、鹿、鸟、鱼等重要动物都在前汉时期经常被雕刻，而猎虎、捕鱼、骑马、乘龙、斗虎、斗鸡、足球等社交活动都在上述肖形印、封泥和画像砖中有一席之地。因此，莲花形象的缺席似乎说明，在大众开始接受佛教与佛教艺术之前，莲花在中国并不流行。这种观点还是有相当说服力的。

莲花在先秦（汉）中国的无关紧要也可以通过先秦文学经典如《诗经》来辅证。《诗经》的三百余首诗歌中，只有两首将莲花视为女性的符号并将它同爱联系起来。《楚辞》，来自南方的诗歌，相对《诗经》而言更多地提及莲花，将其作为纯洁与爱的代表，可次数也依然稀少。更需要指出的是，莲花的文化形象在早期中国文学中被边缘化，极其少见，而在造型艺术（雕刻、画像等）中几乎完全缺席。因此，读者应当对莲花在早期中国印章和封泥中的缺失无需大惊小怪。毕竟，秦汉之前的中国文化中心在北方，而莲花作为一种亚热带与热带植物在黄河流域则相当少见。总之，莲花在早期中国社会和生活中处于边缘地带，其呈现微乎其微，其影响微不足道，因此在早期和印章封泥文化中几乎未见。正是因为佛教的传入和本土化，才使莲花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了重要意义。

当佛教开始繁盛并本地化时，莲花便吸引了学者的注意。到了宋朝，莲花在延续佛教意味的同时，和儒学相结合，已然成为君子的象征。然而从汉朝到唐宋到明代早期，中国的印章与印文化虽然延续但并不繁盛，它们主要用于政府凭信功能，因为和文人文化、民间文化脱离。从明代中期开始，文彭、何震等率先开启了一场印章与篆刻文化的根本性变革。他们一方面抛开了曾经流行的九叠文形式，引入了秦汉印章和封泥的特点；另一方面，他们把篆刻和印文化变成了文人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画的采用以及秦汉书法风格的被重视，篆刻与印文化开始成为明清时代文人圈子的主要文化领域之一。简言之（或有过度简化之嫌），印章与印文化从明代中期、清朝、民国以至今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复古（或曰摹古），尤其是对秦汉风格的借鉴。如前所述，莲花在秦汉时期并不重要，但在其后佛教繁盛的几个世纪中，它变得如此重要。后来，研究印章与封泥的学者将秦汉风格进一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莲花在中国文化中也几乎无迹可寻。这样，明清以来直追先秦的印章文化便不可能采用莲花的元素。

准确地说，莲花的形象，无论是花朵、叶子、花苞或茎杆，很少被雕刻在印章上。莲花最常见的表现是莲花宝座，伴有佛陀图像。在其他地方，莲花图像似乎非常罕见。莲花印章/封泥的缺失，与莲花在汉代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流行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南北朝时期以来，中国的建筑、绘画、陶瓷、诗文与刺绣经常包括、提到、表达、讨论甚至专门研究各种形式的莲花，在佛教

[1] 闪修山、陈继海、王儒林：《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玉清、傅春喜：《新出汝南郡秦汉封泥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2] 叶其峰：《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述略》，参见《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318页。

繁盛且本地化的唐宋元明时期也是如此。^[1]因此，莲花在印章与篆刻文化中的缺失，是模仿佛教来到中国之前的秦汉时代，绕过了中国的佛教时期也就是莲文化繁荣时期的结果。

尽管如此，与莲花有关的印章与封泥的确出现在了某些佛教题材篆刻作品中，比如《心经》篆刻，或某些佛僧或虔诚学者的作品，比如赵之谦或弘一法师。佛陀（有时是观音）坐在莲花宝座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图案。这也来自佛教对中国及东亚的影响，如下文的西藏印章所讨论。

七、中国西藏的莲印与莲纹封泥

因为佛教的影响，中国西藏经常发现莲印与莲纹封泥。在莲纹印章与封泥上，莲座或莲台是图案的主要特点和主题。藏语里印章一般叫做tham或tham ka，且出现在许多重要官方印章的铭文上。

莲花—佛教—印章的三部曲在藏传佛教印章里有生动反映^[2]，借此机会略加简介。西藏大多数留存的官方印章由元、明、清的中央政府下发给西藏的地方政府和寺院，无论宗教功能还是行政功能。最早的是一枚元朝玉印（图25）。它大致呈正方形（5.8厘米×6.1厘米），高5.5厘米，底部有三个莲台。Sa这个词被雕刻在这三个底座上，最可能是指萨迦寺，或佛教的三宝，或三朵莲花。在中央是四个未破译的梵文词，在顶上是三宝，有火焰背光，以阳光为背景。^[3]该枚印章曾经属于日喀则的萨迦寺，现存于拉萨的布达拉宫，应当属于宗教用途。

四枚拥有莲座的类似的噶玛巴印章被发现于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4]噶玛巴，噶玛噶举最大的亚学派，是藏传佛教四大学派之一。第一枚印章最早属于黑王冠（图26），有时称作噶玛巴的“黑帽系”。这枚玉印长6.9厘米，宽5.8厘米，高5厘米，螭钮。其中央为置于五莲底座的“噶玛巴”（Karmapa）一词；印章上方有三个代表三宝的小环，而在背光的左右上角则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小环，代表日月。第二枚玉印（图27）相对较小（4.7厘米×4.7厘米×5.0厘米），图案相似，除了三莲底座以及一弯新月。^[5]这两枚印章存放在罗布林卡寺，而以下两枚则存放于布达拉宫。第三枚也是玉印，尺寸6.2厘米×6.2厘米×4.3厘米，螭钮（图28—29最上方），在中央背光里是藏文噶玛巴。在上方有三个代表三宝的小环，在三宝左右有两个代表日月的小环，底部有三莲底座。^[6]第四枚印章尺寸为4.2厘米×4.2厘米×6.5厘米，图案相同但为木刻，属于噶玛巴的红帽系，宝珠钮。这枚木印的特别之处是它仍未被破译的铭文（图28—29底部）。^[7]其文字可能不标准，而其木头材质令人猜测它或是一枚玉质印章的后仿件。

[1]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otus to China, see, Jessica Rawon, *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4; Cheng Te-K' un, *Studies in Chinese A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san Bush, "Floral Motifs And Vine Scrolls in Chinese Art of the Late Fifth To Early Sixth Centuries AD," *ArtibusAsiae* 38(1), reprint, 1976, 35.

[2]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第14页。

[4]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第49页。

[5]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第49页。

[6]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第50页。

[7]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第50页。



图25



图26



图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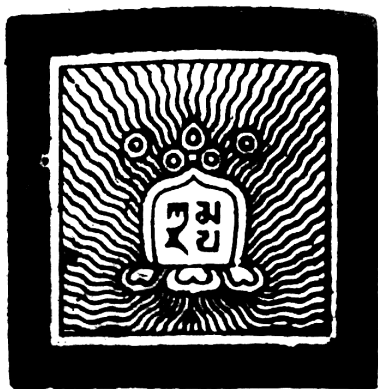


图28



图29



图30

花押印或署名印指一个人的风格化署名印章。它们的设计通常比较小，有时带有图案，风格多变。西藏也有署名印。图30是西藏摄政王德木活佛（Dimu/Démo）的署名印，他在拉萨的官方居所是丹杰林。这枚铁印就在丹杰林的仓库使用。其印面为在两个环内有一朵八瓣莲花，在环外是太阳与新月的结合。^[1]这种图案经常出现在西藏印章上。

一枚存于罗布林卡的铁制肖形印提供了一个写实且生动的莲花图像，而非简化或风格化的莲花符号。莲花被置于正方形的中央，且莲花上每侧有九条手臂的vajra（金刚杵）（图31）。^[2]莲花代表不仅仅支持神灵和天物，也支持神圣宗教符号和像金刚杵这样的法器。莲花跟金刚杵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宇宙本体”的精华。^[3]

德国波恩大学存有三枚西藏姓名印，与丹杰林的印章相当近似，有相似的莲花图案。^[4]第一个

[1]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第83页。

[2]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第112页。

[3] William E. Ward, “The Lotus Symbol,” 139.

[4] “The Tibetan Seals Database Overview”, The Central Asian Seminar, Bonn University, Germany. <http://www.dtab.uni-bonn.de/tibdoc/index1.htm>.



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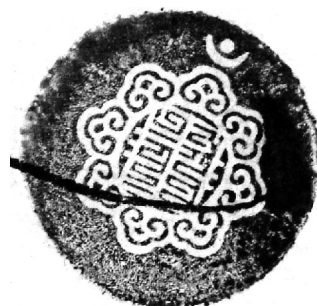


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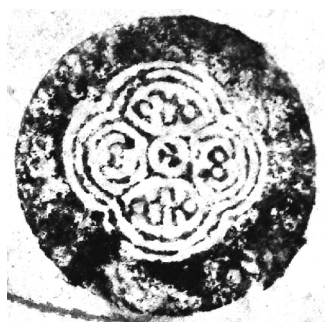


图33



图34

是一枚圆形印章（图32）直径1.8厘米，有一个八瓣覆莲，在其中央则有两行词“phags pa”^[1]。莲花的花瓣看上去几乎呈三角形且在中心有一个黑点。在外环内有一个日符号和一个月符号在顶上。

第二个也是一枚圆形印章（图33），尺寸相同。内外两环围绕，在内环上有一个在每一顶端均有黑点的八瓣莲花。其中央有两个词语，或为“la tsa”。^[2]

第三枚印章（图34）更小，直径只有1.5厘米。在外环之内有两内环，带有一个四瓣莲花符号。每一片花瓣都带有观赏性装饰。在中央有一个带“dga' dkvi”字样的圆环。^[3]

所有这些都与莲花有关的西藏印章，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展示了其主要的宗教性质和功能，部分印章还反映了行政权力。但这种行政权力本质来源于其宗教意义，因为在此讨论的中国西藏地区在该时期是一个佛教王国。

[1] <http://www.dtab.uni-bonn.de/tibdoc/php/dbseals.php?a=single&eintrag=453>.

[2] <http://www.dtab.uni-bonn.de/tibdoc/php/dbseals.php?a=single&eintrag=454>.

[3] <http://www.dtab.uni-bonn.de/tibdoc/php/dbseals.php?a=single&eintrag=458>.

八、余论：全球现象，地方特色

在世界历史上，关于思想、风格、宗教、科技、语言等等文化元素的传播和本地化，一般认为文化扩散是其主要方式，无论在一个文化内的扩散或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的扩散。佛教从印度到东亚的传播以及佛教的中国化，可以说是文化扩散与本地化的最鲜明、有说服力的例子。在艺术世界里，也有许多类似的跨文明但充满地方特色的过程和现象。

根据亚非欧各地印章与封泥出现的时间顺序，作者认为，印章与封泥最早在埃及和西亚发明，后来传入印度和中国。本文关于莲印与封泥的研究无疑支持这个传播。考古发现证明了这种印章与封泥起源于西亚与埃及文明、向众多区域文明包括印度和东亚流播的结论。

莲印与莲纹封泥所传递的思想观念、主要特点及某些形式滥觞于埃及，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西藏、东南亚和东亚，包括中国中原地区。在埃及，“莲花”视觉化为从水中出现的生命，而且同太阳的运动共振，被直接概念化为一位太阳神，被理解为创造（生命、神灵、王室、财富等等）、复活和它们背后的能量和纯洁。创造与复活通常被欧亚非各地的人们理解为出生与复生。莲花的开放与关闭，与太阳的升落联系起来，自然地理解为太阳神的永恒。当埃及法老采用了莲花符号，他们对复活的求索马上将莲花与王室结合在了一起。莲花与王室的联系也散播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与中国，如在伊拉克发现的莲饰王冠。同时，莲座或莲台也广泛地被世俗国王和各种教徒，比如婆罗门教徒或佛教徒沿用。它们也是西藏与东亚最流行的莲纹图案。

与观念一起，莲花符号的某些形式也在许多地方文化中共享。莲上裸童，或莲花生下的孩童（也因此将莲花用作座、坛、台），在西亚、印度、东亚以及中国西藏都有相应的艺术形式和内



图35



图36

容。一个正在享受莲花芳香的直立成年人（无论男女），则是埃及、印度和中国常见的一个图像。手持莲花的图像也出现在了印度与中国，无论是毗湿奴、因陀罗、多罗、菩萨或是阿弥陀佛，持莲人的主题和图案大量涌现。莲花手观音在印度东北的Sena和Pala王国以及尼泊尔和中国西藏都非常流行。图35“持莲观世音菩萨”^[1]，材质为镀金铜合金，嵌有半宝石，是来自尼泊尔的莲花手观音，年代约为第11到12世纪。最著名的持莲神祇是中国的观音。可惜的是，在中国，持莲观音虽多，莲花形象满目皆是，莲花寓意也深入人心，却很少有人认识到从埃及到印度到中国的莲文化传播这一历史过程和相关变迁（图36）。^[2]所以这些与莲花有关的印章与封泥都指向作者想要说明的观点，即：全球现象，地方特色。

（作者系澳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Modern China Studies》副主编）

[1]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8335>. Date: 11th - 12th century, dimensions: 58.4 cm in height; 25.7 cm in width; 12.1 cm in diameter.

[2] <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737614695081>. Silk painting from the Dunhuang Caves, Northern Song (late tenth century), 84.1 cm in height, 61.2 cm in width.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